

小 學 商 等 高 級 校			
圖 書 館			
總			九
二		壹	門
九		參	部
〇			
號	冊	號	部



商書
校圖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六

南京操江都御史嘉善丁賓

南京翰林院孔自仁和錢養庶

南京鴻臚寺卿歸安錢士完

南京禮部司務仁和羅大冠

南京掌翰林院諭德餘姚孫如游訂

後學 上元姚履旋叅閱

十九世裔孫 方永祥重刊

記

傳經齋記

世之稱治者二帝三王而已其詳不可得而知宏綱大法所以相傳而不泯者惟羣經之存是賴然安在其不泯也經者治天下之具也豈直文辭云爾哉自秦火之餘老儒碩生補緝扶衛專門殊軌授諸其徒所從事者止乎訓解辨義至於補世善俗之道蔑如也由是世之君臣指經為浮言而英才

遜志齋集

卷之十六

雄辨之士顧棄去不業而一攻乎文辭之學帝王之道頽然
墜地而生民亦大困矣嗚呼聖人之經豈固如是乎如是者
非經之失也傳之者無其師受道者非其人也某少則嗜學
竊有志於斯道自從先公學經匪聖人之言不敢存於心匪
生民之利害無所用其情恨未及卒業而中丁憂患近年始
就太史公學於浦陽然後知經之道為大而唐虞之治不難
致也知古今之無二法而世之言學者果不足以為學也蓋
太史公受諸經於聞人君夢吉吳萊先生黃文獻公潛出而
侍從帷幄輔導儲后雖未嘗得佐治之位以盡其設施然所
陳說皆二帝三王之道其功德陰被乎生民者厚矣及致其
事而居于家以開淑來者為志雖某之鄙陋亦得與聞斯道
微之於性命之理明之於禮樂刑政之要苟有得者無不以

言某雖非其人不足以承其緒然安敢忘所自哉經之無用
於世者二千餘年矣某竊嘗痛焉苟知之而不得用於世者
天也身尊顯而不以行者不仁也謂時君不能行者不忠也
謂斯民不可以道化者至愚也謂諸經為不足法者不知為
學者也某既幸知之矣儻或有得乎天而見於世自茲以往
皆公之賜也其敢忘乎其敢多讓乎於是名受業之齋曰傳
經以志其所始

貧樂窩記

世謂士者多貧豈天使之然哉才高則不忍以利自污道得
則不屑與俗相混其所存者榮大異美固以世之富貴為垢
穢而不肯視其肯小屈其志以求之乎是以甯適意於饑餓
而以沉溺利欲為深恥世俗不之察因以士善貧為知富貴

之正哉物之可以奉其身者無不給世俗之謂富貴者也然
過取之也有禁苟得之也有禍稍踰其分則人思役之鬼神
害之不致於蕩覆漸盡有不已方其得所欲而守之也或有
媿於其心戚然若蒙不潔而恐人之覺也凜然若臨百仞之
淵而憂其墜也曷嘗有斯須之樂哉士之於富貴則不然於
三才萬物之理無不得諸己於國家天下之事無不備於身
前乎百代之上後乎千載之下包羅縹緜而不少遺大而日
月河嶽照臨流峙之所由小而草木花實之盛衰陰陽寒暑
之消長靡不存乎中而有以識其故然此猶其取於外者耳
至於絕私去欲以全其性窮微致曲以達乎命堯舜禹湯文
武之所有者與之絜深較廣而無侔周公孔子顏孟之所學
者沛乎若皆在我而無虧斂之於一身而非有餘施之於政

教而無不足當其存心無爲以自樂其所存操成福之柄者
不能奪爲生民之宰者莫之制窮達死生之變亦大矣不少
亂其胸次而爲之入其視富貴果何如哉世徒駭區區之外
物而以士爲貧不知有道之樂固超乎富貴之表也奉川邵
君真齋名讀書之所曰貧樂窩予不能知邵君悉其所樂也
然不謀而同者心也不期而合者道也舜之居深山伊尹之
處畝畝顏子之在陋巷時之相去數百載而其可樂如合券
然孰謂邵君之樂獨異於予之所云乎

樂壽堂記

臨海王文俊少喪父而祖母及母氏鞠育之以至於長而知
讀書取友以飭其身修舉遺業以裕其家如父在時二母皆
康甯壽考受其孝養文俊因闢故廬爲堂以奉膳羞歲時持

觴跪拜爲壽間里莫不歎息謂王氏爲有子他日語予以其故且請堂之名予重孝親之至因名之曰樂壽而告之曰予知事親之爲樂乎世俗之所謂樂者在乎室廬輿馬服食寶貨音樂之奉斯數者當其適乎身而接乎耳目信亦足以樂矣然親苟不存而已獨享之蓋有聞絲竹而泣觀物玩而悲遇美味而不忍下咽視堂寢而不忍安席者則其可樂也哀緣之以生何能樂於身心而無憾乎幸而得親之存人有奉也出有侍也動有教也言有戒也見吾親之甘於飲食也吾雖不食爲之飽見吾親之身安氣和也吾雖疾而爲之輕雖蔬食布衣以奉溫清之樂中心蓋有不可勝言者矣況財足以致豐美甘脆凡所欲皆可順之而無違則天之與我者厚矣其樂豈不大矣哉世之人非皆不能養也或困於貧窶而

不能備物之奉或天早奪之雖有富貴欲奉而無由故富貴之爲憾尤甚也今文俊雖喪父而一母皆康寧有年雖布衣處閭巷而其力可致甘脆以爲養此其可樂者大矣焉可不知其爲樂乎予少時未有所知以父母之樂爲可常雖在膝下而不知其爲樂及今而念之欲一見吾親不可得矣自茲以往縱僥倖有成而竊五鼎之食三旌之位亦無與於樂矣故每遇有父母者輒幸其可樂而且爲之言恐其不知爲樂亦若予之追悔於無窮也於乎文俊其尚以予爲戒竭力畢志以適其口體修身慎行以悅其心志不特使閭里之人嘆息慕羨而四方之人稱養親者歸焉過其門指其堂曰此王氏養親之堂也斯爲不負吾命名之義矣苟徒崇觀美而行業不修則環海之境皆將相豪雄之居宏大高敞什伯於

斯堂而亦無聞者衆矣尚安足爲文俊道哉

問月樓記

天台金君元升作樓以居名之曰問月當夜之良披羽衣命
壺觴歌李白問月之詩擊如意以爲節見者以爲李白猶在
人世也其鄉人異之請予道其故余曰金君所問者月也使
月能言且不能答余非月也豈能知其意哉雖然明於外者
內不足以自知爲天下所仰者受天下之疑月雖欲辭人之
問也難矣余試與金君達觀於一氣之始可乎自我而視之
月也明且大者也月而觀之庸知其爲明且大乎非惟不知其爲明且
大庸自知其名爲月乎名且不知庸知其爲庸乎君何從而問之而月
何從而答之一氣濫摩而月生焉彼非願異於萬物也而賦
之形者蒼蒼耳莽莽耳煌煌耳雖欲不異於萬物不可得也

其形雖異於萬物其爲之形者未嘗與萬物異也夫吾之形
異萬物而最靈者生而寓於世貴賤修短禍福之數紛乎其
不齊且莫知其所由然況無情之月乎尙何暇於月之間哉
雖然予嘗聞之居乎上而不遺乎下故明盈而不以爲喜蝕
而不以爲戚故長存若是者非有類於人之說乎金君才可
以處位而抗志於隱未遇於時而能有以自樂其取類於月
者深矣余非其人烏足以言之

味菜軒記

凡物味之甚美者必爲人所甚好可好之甚者亦往往能生
其禍以病乎人酒味之美者也好之甚者小則有酩酊之失
大則戕軀喪德以災其國家牛羊魚鱉之類於食物爲最珍
然華元以羊羹不均至於取怒而致敗鄭靈公龍羹不以分

通志齋集 卷之十一
人而逆亂之禍因之以生是以甘脆適口之故不之戒慎以
飫飽亡其身者世常有之是豈非有甚美必有甚惡之事乎
夫惟其味淡薄初若無可喜者而世自不能遺之飲者資之
以析其醒食者資之以解其飢貴而八珍九鼎之筵賤而橡
茹藿歎之室莫不有待於味其物既不爲人所爭而其味和
平清苦善除物之毒而不生疾以病人若是者其惟菜爲然
乎世之名人賢士每懲厚味之腊毒而顧深嗜乎菜若杜子
美之於葑薤陸龜蒙之於杞菊蘇子瞻之於蘆菹蔓菁莫不
遂稱之見於咏歌而黃魯直謂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尤爲
篤論蓋貧賤者之所易得則無踰分之思而求之不勞不爲
富貴者之所甚好則享之也安而用之也無媿身不勞而心
無媿此君子之所以有取於斯歟暨陽蔣候文旭以博士弟

子高等選爲監察御史其官貴顯矣而其志清約廉謹以味
菜名其所居夫爲顯官而嗜菜其善有三焉不溺於口腹之
欲所以養身也安乎已所易致而不取衆之所爭所以養德
也推菜之味以及乎人俾富貴貧賤同享其利而於物無所
害所以養民也養身以養德養德以養民此蔣侯之所以過
於人也乎語有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蔣侯於是
乎知味矣因菜之味而深味聖人之道使仁義充乎中暢乎
外而發乎事業於膏粱之味且有所不願而沉於菜也哉

存養齋記

甯海某名燕處之齋曰存養里人方某爲記以告曰惟天以
氣敷施五行寔函顯赫徽命播生萬彙承命之中凝氣之
醇直惟人醇匪均漓厥中若耐之在醞醅若泉之漸塗泥若

玉之墮汗壤唯衆人厥精厥懿生則具全知攸知罔或迪行
攸行罔或勉惟聖人衆人視聖人成助盛德巍乎天運煥乎
日臨謂莫敢擬稽於初乃無殊惟心宰身微而靈虛而神囿
覆載靡或遺酬酢羣動靡或窒聖有之衆人亦有茲惟命在
心爲性爲道之原爲善之會爲人物之分聖匪加多衆人匪
有虧其不胥爲聖在氣勝厥中其能勝氣復其天在學知要
人授人以器受而失墜毀缺則怒則怨唯受有事矧天授命
於人心擴而闡之昭明配天以君則臣職卑以父則子職順
祗昆協弟睦於家邦陶於四乃或弗念顯命從乃心戕乃
性如縱奔馬弗思其復如闕川水折榮木弗遂其達是用獲
戾於天用自絕於聖以自沉溺於庸庸之歸惟志士懲其愆
克自敬畏匪聞斯聞匪覲斯覲祗祗栗栗馭馬以枻綆莫喻

其危奉琮璧而履峻坂莫喻其慎如對上帝師保莫敢少肆
自逸以存其心充厥形而極其所未形因其始著以推其類
視私欲爲齷齪俾無害其嘉穀視芬華爲陷阱惟懼其或顛
覆開其天明徹其妄昏善端之長理義爲養外誘之侵俾莫
能尋不猷宏訓充塞天地齊謚羣物咸出自茲是謂克事天
是謂大飭其躬以式邇乎聖唯學之要莫尚斯相恒人罔迪
知學非學蕩厥心事非事毀厥性權詐是習利欲是嗜卒劉
厥身否則趨異端祈延其壽謂能存養背聖自怡其道以漿
惟某甫尙鑑於茲則遵聖人之軌務學之要於以事天以修
其身以淑乎人恒人疇若茲於乎思厥名以無怠於成世良
鮮哉

南齋記

人之初無有貴賤也才有所不若德有所不逮而敬慢之心
生相慢之至以爾汝爲未足而呼其名以相名爲未足而加
以醜汙之號尊敬之甚以稱其字爲僭而稱其姓以稱其姓
爲泛而曲爲之辭長之則曰長者師之則曰先生或因其所
居而爲之號或因其所有而美其稱而先生長者之號夫豈
強之使出於口哉衆人之於君子以爲不如是不足致其尊
慕之心而君子之貴於恒人者固不待乎此也德誠尊也才
誠美也世雖加之以公相之號猶不以之爲貴而況其細者
乎世俗不之察挾其區區之細以爲君子靳而不知苟無君
子之所有雖加以世俗之貴而其可賤者固在吾之所得果
有足貴焉則夫先生長者之稱與公卿大夫何別哉呼之爲
公卿與號之爲先生長者均之出於人之口也然公卿而無

可敬人未嘗以先生長者推之先生長者道德有以服乎人
則公卿不足爲之重吾以是知德爲衆人所推者過乎位爲
衆人所貴者甚遠也臨海陳先生行修乎家學信於朋友聲
聞於郡邑以朱氏詩教授學者受業其門而以文辭政術稱
於世者相迹先生年老家居門人尊之不敢舉其字因其所
居南齋稱之爲南齋先生而先生不喜自居也自謂南齋滯
叟世之所尙以爲貴者卽組以爲華祿賜以爲豐崇顯之位
以爲泰之數者咸無焉而人尊而推之不敢字之而姓之不
敢姓之而擇美號以稱之此其人豈有待於物而貴哉知其
無待於外而猶強爲之號以加其身宜乎先生之弗喜居也
雖然名者衆人之所同欲也汲汲而求之則失之也必易不
得已而受之則居之也必安先生亦嘗見夫世之所謂貴人

者乎人面而陽尊之背而陰笑之生號爲公卿沒喻爲犬鼠者亦衆矣彼惟不務於德而求於外物之多也故得之而不可常有之而不能守方其垢辱交至以危其身欲如先生南齋之樂豈可得乎先生隱約守道無求於名而名自尊居之而安傳之而可久其視世之貴賤相辱者何如哉然士固有足貴者初不在乎名位之有無而先生之可貴者亦不以南齋而重也余獨怪世俗常輕此而重彼乃爲學者道使知先生之不仕非果賤而衆人之汲汲於外物者觀乎先生亦可以自省也先生字德良名某南齋在臨海之城中某巷

懶齋記

學道之士張君用隱自號懶齋而亟求予言余戲謂之曰夫懶者之於事爲迫之而不屑應強之而不卽從其臥也忘起

其坐也忘行饑忘食而渴忘飲固其宜也今子乃屢踣吾門以言爲請而不知厭是豈真懶也耶且使子亦以懶自居孰肯舍我之無言而爲子言使吾非懶者也又烏能言子之懶哉雖然自夫不息者而觀之大而天運乎上日月行乎兩間百川經緯九州而達四海未嘗斯須怠也小而萬物之生羽毛飛動卉葉鱗甲之類其生長蕃育以遂其性者亦未嘗有一時之懈也況夫人也而暇懶哉自夫常止者而觀之則崖石以不動故堅山嶽以不動故壽水靜則可鑑毫髮地靜則可載萬類是皆懶之類也而子之懶豈謂是乎故巧者之奔走不如拙者之自守夸者之馳驟不如靜者之悠久彼措慮於涯分之外役志於義命之表孳孳憧憧於塵埃之間而不知止者又孰若燕居無營以懶自名之爲得耶道家之說貴

無爲而主靜夫無爲而靜與懶相近而非懶之謂也子有以知之則爲懶可也謂之非懶亦可也而子奚知焉於是用隱唯唯請書以爲記用隱世寓海人其先有仕吳越爲光祿大夫者至今爲大族云

默菴記

會稽俞先生當年富氣盛時嘗以驚世絕俗之智懸河決峽之辨爲當時所推既晚更事益深奉朝命爲學者師於東南小邑乃喜爲簡默號其燕處之室曰默菴其弟子聞而疑之曰先生之爲斯號也不亦異乎人之達其志意明天下之理而成物化民者以其能言也故教令不宜於家則親愛疎詞命不修於鄉則長幼乖軍旅不言則無以用衆賓客不言則無以成禮居乎朝廷爲大臣而好循默則難以定國計和人

民爲諫官近職而不務言事則有曠官竊位之譏先生爲人師以教民善俗爲職業封城之內有細行之違片言之悖先生恥之惡可以默自處乎哉余聞而笑曰是知默之爲默而不知默之非默也知言之不可止而不知非默則不能爲言也子嘗見夫萬仞之淵乎方其靜也沉齋涵蓄不震不激泊乎無聲杳乎莫測惟其積之久而不忘出也故一旦決而爲川達乎江河聲之所撼聞數百里使其不深而終日汨汨如溪澗澗濶之爲則不崇朝而涸矣安能澤加萬類乎故士非能言之爲貴而發於不得不言之爲美道充於中不得已而後言則其言必傳無意於辨不得已而後辨則其辨必明昔者孔子之門以言語稱者有矣惟顏子不言如愚人然由後世考之凡顏子之言皆爲天下準與聖人之旨相表裏而宰

子子貢發言立論輒多疵而不適乎中豈非好辨者未必能
言而善言者必本於默乎先生閱乎事變多矣求乎義理精
矣知夫無益之辨之不足務蓋將卽顏子而師之而今而後
先生之道益隆矣立乎朝則發而爲正論垂乎後則揭而爲
大訓皆有道者之餘事也先生之默烏知非言之至者乎二
三子何患焉於是疑者謝曰子之言似矣請質諸先生置之
屋壁以祛弟子之惑

靜齋記

某郡郝君仲安泊關市之征於浦江恐夫躁心煩慮之不足
以應物也闢小齋於公署之旁陳書史於左右公退則斂膝
澄坐以養心名之曰靜齋而願得子言夫靜之爲學著於易
述於禮而大備於濂洛諸君子之書人皆誦之余不敢援以

爲郝君告然余少時嘗從諸老先生遊於市修衢廣巷車馬
往來鼓吹聞耳珠玉錦繡之肆交陳乎前余憧憧而行不知
其所底及暮而歸失道者數四至家而思之凡觸乎目者漫
不能記而老生方坐而爲人言所遇馬幾蹄車幾輪鼓吹幾
部道中人語者歌者爲誰所語何言所歌何辭何爲道以行
行凡幾異皆識之無所失余大驚以問老人曰子知子之所
由忘乎心之爲物靜則明動則眩子不見夫鑑乎妍媸小大
畢應者以其靜耳使人持而搖之與破鬲何異余曰敢問吾
心何以不靜乎老人曰嘻子何見之暮也子見夫車馬得無
願乘之乎見夫悅目而娛耳者得無願有之乎人惟無欲視
寶貨猶瓦礫也視車馬猶草芥也視鼓吹猶蛙蟬之音也則
心何往而不靜子有欲之之心存雖欲靜而明得乎余聞其

言始駭而悟退而養吾心三年果與老人無異今也雖處於
廊廟之上置余於寶藏之中余心未嘗動也是非情偽紛錯
乎前而應之未嘗勞也郝君之爲是職與遊乎市者略同矣
而人咸以無欲稱之其庶幾知夫靜者乎苟能無欲雖手執
筆而聽訟口斷曲直而目察銖兩中之寂然者未嘗少變也
奚必處一室而後能靜乎浦江俗好淳古異人才士必有隱
於市者郝君試密求而問焉其必以余言爲然矣

石鏡精舍記

邑士童君伯禮旣以禮葬其父於舍南之石鏡山與三弟謀
合貨產共釜鬻以食取古禮之宜於士庶人者以次行之復
恐後之人未能盡知其意而守之弗變乃卽石鏡之陽爲精
舍聚六經羣書數百千卷俾子姪講習其中求治心修身之

道以保其家以事其先而不怠且屬予記其說以告來者予
謂童君於是乎知本矣人有五常之性天命也發爲君臣父
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天倫也天倫之常天命之本孰
從而明之易詩書春秋禮記聖人之經也聖人之經非聖人
之私言也天之理也天不言而聖人發之則猶天之言也三
代以上循天之理以治天下國家故天命立天倫正而治功
成風俗淳由周之衰不知聖人之經爲可行而各以其意之
所便時之所習爲學百家衆說馳騁錯亂皆足以叛經而害
理間有知經之不可廢者則又徒取其末而不求其本以爲
設於人而不察其出於天人心不正天理不明而三綱九疇
因以不振經之用舍其所係豈微哉齊桓公欲取魯仲孫湫
曰魯猶秉周禮未可伐也則古者以治經與否觀國之興廢

也周原伯魯不悅學閔子馬曰學猶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
亡乎則以學經與否觀家之存亡也經之於人其重也如此
世人不之察而童君獨知其可以善身保家首以教其子姪
而不敢忽非誠知所本其能然乎自斯民之生封君世家富
貴盛隆者亦衆矣其意莫不欲傳於無窮而卒不能者奢泰
滿盈而不能節之以禮私意蠶起而未嘗正之以義也使稍
得聖人之言而守之於以治心修身致其道德於衆人之表
優於天下可也於家乎何有童君之家雖未足與富貴盛隆
者比而以禮自飭以義自正以經學望於後人其所以守之
者有其具矣凡學乎斯者擴乎天命之微以盡性篤乎天倫
之序以盡道明乎經之大用以誠其身以及乎人則爲善學
而不辱其先矣此童君之望而亦聖人之旨也苟徒取其末

而遺其本誦其言而無益於身與家豈聖人作經之意哉亦
豈童君之所望也哉

天台陳氏先祠記

天台陳氏居東哲山者爲著姓其先自婺來遷至秉彝十餘
世矣族之盛凡近百家秉彝之祖恐其族大服降其情或離
而不屬乃爲祠祀始遷祖而使族人合祭以維繫其心元末
兵亂祠燬於火秉彝之父彥聖欲作新之未果而卒國朝洪
武十年秉彝以爲先人之志奚可不承乃謀於堂弟集財聚
工爲祠於故址復以喪器不可以祭也設牛醴黍盛之器藏
於祠以族人各用其物以祭爲不飭也割田若干畝以供祀
事請族之宗子主其祭祭必由禮而不越焉其役逾年而成
其事可以傳久而無弊因趙君鼎來京師請書之今天下之

禮不合於古者多矣不合於古而合人情雖聖人出不能易也人之富貴自外至者不可以必得得之不可以世守而祇祖事先之心發乎天性人之所同也烏得以自外至爲之制而禁抑天性哉苟拘古之法庶人惟得祭其禰今飲與食持盃必尊執七必祝始爲飲食之人去今已遠矣今之飲食非彼爲之也人猶不忘之況祖考吾之所本者吾身皆其遺體其可忘而不祀乎自漢以來民之祭已上及高祖非人不由禮也不合於人情勢不可守也孔子嘗謂繼周者有所損益其此類也夫陳氏之祠自始遷而祭羣祖言乎古之禮固不盡合先王制禮之意似可爲得禮之本蓋禮所以善俗而教民親睦雖作於古不足以感人心猶非古也雖不合於古於俗有益焉安知其不合於先王之意乎暴戾之夫不可以詞說化示之以父之像則泣過祖之廟則敬其泣與敬豈待詞說哉出乎天性不可止也陳氏族人信盛矣合之以一祠猶一家也此祠不廢傳數百年猶旦暮也辨其親疎謹其品節不合於禮者鮮矣有可以持世變俗者極人力之至難猶得爲之況爲祠而善一族者乎然則興作之工雖微而可書者甚大余有志於變俗而未能者喜其事約而博因記其成且識所感焉

遊清泉山記

環甯海之山多可遊惟清泉山去邑爲最近壬戌秋九月有九日余抵邑中與子友善者欲偕子遊求其近而易至者莫宜於清泉於是攜琴命觴而往登焉出西郭百餘步折而北山阜隆起無崇林鉅壑峭異之觀彌望皆白茅叢生作花紛

若鸞羽臨而升潤滑不可停足羣奮相先至其脊有怪石二
半陷於土薛深碧色鱗生其上班班可玩遂列坐石旁道古
今事以爲樂久之復循脊西行冷風自西山來衣袂褰然飄
舉不可進就其窪止而琴琴音與風聲相和抑揚徐疾琮璵
澎湃心融融如有得起而四顧落日與山當東北雲氣中海
濤際天日光倒射海上灑耀難正視乃之山北草舍飲酒飲
已琴重作日暮始歸莫不動容愜意以爲茲遊信樂也而予
獨有感焉邑之名山十百於清泉者衆矣然遊者之跡罕至
縱偶登之手疲於扳援而趾病於踐履苟未窺其奧美之所
徒厭其勞而不知其爲可樂也是山較衆舉於彼固有所不
敵而遊者必至至必樂之而歸豈非高遠者難悅於時俗而
卑近易至者乃爲常情所喜乎然人於高遠誠得其奧美而

樂之則其樂有不可既者世顧莫肯自至而每用心於卑且
近者何也以易至者爲足樂夫豈天下之真樂也哉而予於
此遊也豈不足爲學道之戒也哉同予游者凡八人楊汝器
王修德盧希魯楊文遇章彥璞龔彥佐林嘉猷暨修德之甥
應賢文遇善琴云

集義齋記

金華劉君剛其字爲養浩既學於太史公復名其齋曰集義
以予得綴同門之後曰願有聞也嗚呼養浩不猶古之道乎
古之君子加之卿相而不喜予之萬鍾而不驕臨之患難而
不怵困之貧賤而不憂者其志剛其氣充也人之有是氣也
猶地之有水然地孰無水也而或梗之或湮之閼之使其不得
行塞其原使其無所資則不足以爲水矣浚其源欲其深防

其畔勿使其渙節而疏之順其性而導之雖界天下而達於海可也君子之養氣非能兼取於人也能自充之而已充之道無他能循乎理而已矣俯仰於天地而無媿質於鬼神而無疑徵於聖賢之道而與之符而況於斯世乎世之所取吾不取也世之所予吾不予也世之所以爲輕重榮辱者吾未必以爲輕重榮辱也吾知有道存焉耳吾何慊彼哉故夫卿相之加萬鍾之賜得以行吾道世之幸也吾何喜而驕之有患難之臨貧賤之困不得以行吾道世之不幸也吾何怵而憂之有此集義氣充之說而古君子之爲學也今之人則不然得釜腹之祿則以夸於衆有一命之爵則喜而以爲榮患難臨之則戚戚不能生貧賤困之則怨天而尤人若是者非他氣不充而義不明也不明乎義是非利害蔽其方寸之

心聞叱咤之聲則汗出而顏變頹雖不欲畏於人得乎比之於古之君子其能無怍乎然其始非有異也自致之爾有志乎學者而可不自審歟養浩之爲學有年矣其於君子之道必有聞矣且又博學而能文辭占氣之充否者文辭莫近焉養浩日處乎斯齋而思其名若字又占之於文辭而日驗之則不出戶而得之矣雖予之言亦何足爲養浩輕重哉

藏用齋記

今之人不如古豈惟資於天者不足哉亦急於用而無疑道之功耳古之君子質既美矣其心未以爲美也又磨之以學學非徒學也必務得乎道道或有得矣其心未以爲足也又藏之而不暴乎外積之而不計其勞察天下之理既熟矣復不求用於人試之於鄉黨徵之乎往昔綜核其條理者論其

先後德既成矣一旦出而居乎位故沛然發之而有餘秩然施之而合宜小之化郡國大之佐朝廷功業著乎生民勲績流而長存其藏畜愈久故用之愈章也今之人以恒眾之資恃其偏私之智而不學縱學矣不本乎聖人之道無有得於心而徒竊邪說曲辨以濟其無用之材其材固弗足用也其心不自揣度夸奇逞能謬飾虛言以攫祿位不能致則終身奔走乎道塗旅死而不顧及乎置諸位叩其詳而忸怩責其效而無所施大焉則亂政小焉則賊民世嘗謂今之人不如古而豈知其學之無道藏之無素之所致哉然若是者非其父師之弛教則自棄其身耳苟學焉未有不至者也浦江之陽有禮義家曰鄭氏有師曰金華太史公公禮義其質也而公又善教故其子弟皆賢而有國叔器者又賢公嘗以藏用

名其齋欲其後於用也叔器魁然有美質好學而近道有可用之材而不自露固異今之所云矣予不敢以今之人望之也故告之以古君子之道在叔器之自取焉或謂藏用乃易上繫語彼論天地之功用殆非命名意也

適意齋記

貴極乎將相富累乎萬金喜怒可以榮辱一時去就繫天下之輕重紛華珍麗之物不求而自至快心快己之奉奔走競效於其前此眾人自謂適意者而隱居慕義之士以為何取乎此樹藝樵釣以養生彈琴讀書以養心儻伴恣肆於山泉邱壑之間咏歌論辨以發其趣棄祿利而不顧遺萬物而獨立其於適意亦已至矣然而聖人君子猶病其隘也天之授我者養之致其金知之致其明得之致其篤用於世則使陰

陽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循其度九州四海老癯單弱之民無不得其欲夷狄禽獸草木有生之類無不遂其性不有用於當時則著之於書傳之天下後世使倫紀正而禮義行姦究消而禍亂正勞神苦形不暇自適而以衆人之安危爲喜戚以區宇甯風俗美爲適意若斯人者其於富貴之樂固不忍處而亦焉忍樂其一身以自足哉此聖賢所以有功於世而非有志者不能學也浦陽黃君仲昭才美而甚文有司屢辟之辭不就作燕休之齋與士友講學名之曰適意人以仲昭爲隱者也而余竊疑之人情非甚相遠也操瓢而呼者立於門雖御八珍不能知其音屯禍不完者行於途雖錦衣狐裘不能知其溫人之不獲適其願者多矣仲昭甯能獨適意乎天下之不治非特政教不修法禁不密也仕者苟富貴以

忘民隱者私安佚以保身苟且鄙冒而不知聖賢之道者害之也余才不敢望乎聖賢然不敢不勉聖賢之事數十年間庶幾或見兵革不試黎民樂業無饑寒勞苦之歎豈非余與仲昭適意之時乎浦陽余遊學之所故舊賓客之在者甚衆於是時也享承平之樂單車往來相與講說唐虞三代之道以爲天下慶蓋必始於此矣

餘慶堂記

力可以禍福一世而不能保其家之常存智可以臧否萬物而不能必其子孫之皆賢蓋可爲者人事之偶然而不能者天道不可以智力動也匹夫之相與綏之以誠則喜詐之以術則怒天道之神於人情不遠矣而人欲以智力勝之安在其爲智力乎昔嘗觀於故都舊邑問公侯將相第宅之遺址

而求其子孫之盛衰當時之輝赫崇熾者今多不復存凡守其舊宅而不墜者皆不遇者之後人也然後慨然而歎威權名勢造化之大柄彼乘時之間而以智力僭持之甯有不獲罪於天者乎縱無犯於天甯有不得怨於人者乎其先之積一身享之而無餘而欲昌其子孫難矣故再實之木其枝必瘠久息之田獲必倍常歲吾於浦江黃氏而益知積而不發者之有後也黃氏自宋爲詩書家嘗有仕者而不大著然以積善稱至今二百年其諸孫曰資善公愈修其業率二弟聚食不析鄉人賢之今大史公以餘慶名其堂昭其先之積善也黃氏之家故家也上世之所餘者非一物矣視於廟則邊豆衣冠秩如也視其堂則琴瑟書史森如也視其野則土田陂池鱗如也然是數者豈智力能守之哉亦餘慶之尙存焉

耳世之貴盛者粟非不餘於困帛非不餘於藏犬馬牛羊非不餘於家然而卒莫能守者善不足而天不與也人常汲汲圖彼之有餘而不汲汲憂此之不足何哉此吾所以嘉黃氏之賢而願爲其後人告也

仙溪霞隱記

永康之南有溪曰仙溪其上飛霞觀在焉或曰常有仙人乘霞飛升至今上有霞氣故云學道之士徐東溟結廬於觀側以仙溪霞隱題其額人莫識也他日其族子允中以告余曰知霞者甯有過於子者乎余家赤城之西巨海之陰當天光初舒旭日未升有神氣焉自東而生騰而如鳥廻而如輪奮而如龍曳而如神歛焉而鸞鳳翔焉而虎豹蹲彬縕雜襲重敷縮結或變爲五色環湧抱日或隨風飄蕩久而乃沒一

朝之間終日之內不知其幾起滅也當其起滅之頃目瞬氣
息欲其不變已不可得況能常見之乎欲常見之且不可況
欲常有之乎不可得而常有況近之乎而東溟欲託而隱焉
此其志何也吾知之矣東溟其有所懲而然乎天下事物之
變亦多矣甯獨於霞哉彼之朝華顯而暮羈曩朝肥堅而暮
徒步甘腴已盡而糠覈繼之綺繡去體而疎布不掩者其爲
變亦甚矣而衆人不察也往往知龍力執欲使適意者常存
而不失而卒并其身弗守者有矣此非惑耶且凡物之接於
耳目者孰能長存而不變日月之明也而不能無缺蝕山水
之久也而不能無頽涸天地之大也而不能使無閉塞傾陷之
災此皆號爲歷終直而不變者且若是亦何怪於霞乎又何況
於人之身乎自霞而言霞不能不變也自人身而言之人身亦

霞爾自天地而觀之雖天地亦何異於霞乎雖有久速之殊其不能長存
則一也惟夫聖人賢士知其然而思在我者勝之故修而爲道德施而爲
事功發而爲言語可以垂千載而不變而神仙之家亦有見乎此則葆形
鍊神爲長生不死之術以其一身徐觀萬物之變昔之所傳羈終獨徐輩
皆是也二者之爲道雖不同其過於衆人亦遠矣東溟之所
學者神仙之事而余則慕乎聖人賢士而未能者豈足以知
東溟允中試以吾言質焉東溟儻以爲然或能乘霞訪余於
赤城之下尙相與講之

思孝堂記

肇慶蔡德芳以國子生歸省一親請名養親之堂余名之曰
思孝而謂之曰天下之理不待思而得者至情也寢者未嘗
思夢而夢生飲者未嘗思醉而醉至不食者不思饑而饑遇

橫逆者不思怒而怒聞鼓鐘管籥者不思樂而笑見衰麻踊
躡者不思哀而悲此皆得於心不待形於目觸於中不待徵
於外雖善謀慮之人無所措其思以其根於天性而已然況
於父母豈待思而孝乎然吾有假假疑焉不待思而知情也
久則怠怠則忘者情之變也故曰享太牢者不知太牢之味
飯藜藿則思其美矣被狐貉者不知狐貉之温服疏布則思
其貴矣人恒在乎親側朝而怡怡暮而舒舒豈知其爲樂哉
或去鄉而遠遊違親既久則思生矣見食也則思親之饑遇
暑與寒也則思親鬱蒸而慘悽良辰佳日則思持酒而爲壽
歲除時易則思親之將老而懼其愈衰於斯時也思之既熟
使之養親其有不能孝者乎世之不能養者不思而不知其
樂者也德芳居京師一年思親之至不特如余所言而已也

今歸而見親舉昔之所思而行之旨甘温軟必躬進焉拜跪
獻酬必敬加焉則於孝也可幾矣雖然此思養親之謂也非
壽親之道也以百年爲壽者衆人皆然君子知其不足恃也
久爲無窮之思使雖終而沒彌久而彌存故修己也則思如
古之人事君臨民也則思不媿乎聖賢及乎名立於當時而
著乎後世其孝也大矣德芳好學有美材於前之思不待
子言於後之思不必子言然堂爲養親而名非止於德芳而
已也故記之以告其後人

思親堂記 代太史公作

人有情必有思同居共處日夕而相見亦何可思之有思之
至者其惟垂違患難之後乎朋友至疎者也連業接席闔時
月一旦而別去則恍然思況天下至親之父母乎人之有父

母也優遊具慶逸暇無事朝暮不離膝下其心樂之不知有思也及乎事有不齊或出使乎遠方或早捐於館舍人子之心於是乎有不已於思者矣嘉辰美景也見人之養親焉則心惓然曰我親安在乎我何爲不得養乎徬徨焉踰躅焉累乎若無所依欲乎其不欲生茫乎天不足高而海不足深也紛乎妻妾之奉富貴利達之榮舉不足慰其心也豈惟是哉凡遇飲食則又執匕而思曰我食何爲乎吾親不在矣視其居室則又仰而思曰吾親何不來歸乎我何爲獨處此也却中席而不敢安避門闕而不敢履凡觸乎目者皆親之思也於乎此吾孟緼之思親堂所由名者歟孟緼同門友王君子充之乎也孟緼爲童時其父輒棄之而出仕於朝歷南康清潭一郡入翰林爲待制以壬子之春銜命往諭雲南至今七

年而未復嘗其自漳召還時嘗過烏傷溪上省其家撫孟緼頂曰我受國恩義無顧家日爾善事母以昌大吾宗孟緼謹識之初主君治文學不事生產故廬庫陋孟緼購木作堂三楹間堂成後二年而君出使又八年而夫人卒於是孟緼之思蓋有甚於昔之所云者矣乃顏其堂曰思親著其心之存且來告曰先生我父友也其何以慰我嗟乎人子之於父母不見而思固其天性也孟緼之思豈有過歟然徒思無益也思之甚而傷乎生則悖於義矣孟緼亦盍去其無益之思而思立其志乎爾父之志在乎樹功名而獲其文章之存者可見矣孟緼尙思繼其志而學焉他日苟能以功名顯乎世爾母固不得見矣爾父忽持節而來歸豈不慰孟緼之思哉夫夫之於人萬情併於悲哀藏長養於摧折孟緼之履患難亦

至矣又安知非昌大之基乎繼吾友之業者予將於孟縕是望予何以慰孟縕在乎慎之而已

求古齋記

生乎古者豈皆善人乎生乎今者豈皆不善人乎使生乎古者皆善人則舍今而求古可也使今之人亦有善焉者安得遽舍之而不求而必務於古乎今而視乎百歲之前古也生乎百歲之前者自視則今矣遠而千載之上古也千載之上之人自視則亦今矣孔子以爲古者三代之盛而其時之人視三皇二帝則又爲古矣三皇二帝三代之以爲古而其時亦嘗以爲今矣然則今與古何定名乎隨人號之耳今與古無定名安知今之非古古之非今耶安得謂古之人皆善而今之人皆不足法乎故遺今而專乎古則其失爲固遺古而務

乎今則其失爲妄固與妄其失一也君子不貴也君子之學取其善不究其人師其道不計其時善誠足稱也其人雖非聖賢不知其爲不可也取其善而已道誠足師也其人雖生於吾同時居與吾同巷不以其易見而遺之也師其道而已天下之善一也古與今之道均也何以其人與時論之耶苟必惟求之古也則孔子於禮不問於老聃必求周公而問之琴不問於師襄必求師曠而問之官不問於鄰子必求古之命官者而求之求其人而不可得則卒無所聞矣必得聖人而後取其言則荷蕢丈人之語孔子必將掩耳而過之與時人歌必默然而不和之滄浪之孺子耦耕之隱者必鄙之以爲老農小子而不聽之七十子之流必不與之往復答問而以道告之何以爲聖人乎善學聖人者古之善吾學之今之

善吾亦學之今之不善吾惡之古之不善吾亦惡之古之事合乎道固將取以爲法也如使不若後世之美則舍古而取後世可也後世之不近乎道者固所棄也如古之不合乎道者安得以其古而取之乎曰然則孔子何以好乎古而取之也曰吾之言固孔子求古之謂善學者之求古猶良匠之求木焉木之坐乎山有千歲者矣有百歲者矣使生乎千歲者而材固取之也使不若百歲之材豈以歷年多而取之乎二帝之輅古於殷也伏羲氏之建時古於夏也黃帝之冕古於周也孔子不取其古之甚者而取乎三代何歟惟其善而已孟子不取夏之貢而取殷之助武成之書取其二三策會謂孟子非好古者乎聖賢之於古固如此也使聖賢生乎今之世其所去取又可知也慈溪孫君元禮篤學而慎行取孔子

壽善堂記

求古之語名其讀書之齋予喜其異世俗之學也推其說以告之使自擇焉

天子受命之十有九年四夷既備宇內祇肅乃下詔書舉養之典民年八十九十者富家賜爵有差貧不能養者日給酒肉歲畀絮帛著爲令然必有善爲鄉閭所推者乃以前令從事窮山遐裔之人莫不稽首抃慄俯伏內省惟恐弗足稱詔旨當厚恩而台屬縣甯海侯城里之方兄弟二處士兄年八十有七弟年八十有三平居以友睦稱於族篤行聞於鄉未嘗疾言怒色有毫髮之過至是人無賢愚咸謂求可稱褒顯之意者莫如二處士蒼顏皓髮服古冠裳相與談笑一堂之上亦以晚際盛典爲幸宗族舉酒爲壽有立而言者曰事

固有可以智成力得勢取而貴售者矣惟年之修短出於天
天所不與雖有陶猗之富趙孟之貴不能延其年於須臾力
可以扛九鼎辨可以動萬乘欲使其身無疾痛而不可致豈
非由乎人者可以幸得而本乎天者非人之所能及乎今二
處士各年餘八十可貴也年俱高者或有之而出於一家之
兄弟尤可貴也兄弟俱壽者已爲難矣壽而皆有善德純行
稱明詔之所褒寵如一處士豈非郡邑之所無求之當世果
可多得乎是則非特爲宗族之榮華實可爲聖世之美觀皆
之以年稱者如商山之四皓洛之九老壽者雖多然非一姓
也兄弟之友睦者若漢之姜氏魏晉之王氏雖賢而未聞其
皆有年也今吾一處士獨何以致此其可不知所自乎洪範
之陳五福不惟以壽者爲美而必曰攸好德蓋德薄而壽則

年不足多有德而天則澤不及施皆不得謂之福今二處士
兼是二美可謂俱全請合壽與善名所居之堂以彰二處士
之德以侈聖世尙年嘉善之恩且俾登斯堂而聞二處士之
風者相率勉爲敦睦之行革鄙薄而復忠厚庶其有勸乎衆
皆喜曰然俾族會孫某記其語於壁以永族人子孫於無極
是歲九月望日某謹記

卧雲樓記

有得乎道者內不汨於利欲外不嬰於世故則隨所取而足
隨所至而安隨所寓而樂卉衣蔬食處乎林泉而忻然若都
卿相之位登乎耆艾而熾然常有嬰孺之容視天地猶一室
視百世猶一朝視其身同乎萬物而萬物莫能與之偕夫是
之謂至人而古之所謂神仙者爲近之固不待服食而後壽

滅跡人世而後高雲卧天遊而後不可及也後之人不知神
仙可自我而得往往求諸幻怪之說馳鶩企慕之意勝而恬
澹虛靜之功微自私之心一萌乎中其去道已遠矣何望其
能有成哉是以秦漢以來學神仙者相望吾以爲皆不足以
得道而吳季子魯仲連張子房之流高風絕識超乎埃壚之
表君子每意其成仙而時往來於人間蓋或庶幾焉夫人必
有過人之行而後能抗造化以獨立遺事物而永存苟利欲
之習未能大異於衆人而獨斬不死於衆人異其不可冀決
也續雲曹先生異時戎馬中嘗慨然志於功名旣而若有所
得悔前所爲及真主出而四海清遂優游大山遂谷間口不
復談榮貴事或欲薦之仕輒不應所居重屋高爽深秀先生
笑歌其上以樂其所樂人望之以爲神仙好事者因名之曰

卧雲樓雲非可卧者也特以社先生之高致以爲世俗之豈
閔汚濁者不足以免之由衆人而望若卧於雲漢之上而莫
能企及之耳顧先生亦曷嘗自以爲高哉先生饑而稻渴而
漿寒暑而裘葛一不與人異所大異者獨其心不淪於塵垢
炳如也夫心與衆人異而跡與之同此所以爲先生之高耶
其所造高矣而不自以爲高吾安知百歲之後不與仲連子
房之徒遨遊八極而果與神仙爲曹邪先生名瓊字師宗予
聞其風於其子閣門郎養志養志靜而溫慤而文見之者亦
可以想見先生之爲人

心遠軒記

時乎隨身乎利而不知念乎天下後世者蔽於近者也不爲
斯須之計而詳思千載之得失不謀一己之安而汲汲惟生

民是圖上而欲續既往之績下而欲開無窮之傳深憂熟慮常若無以自釋者此非用心之遠者不能也世之人智勝一官才合流俗苟得錙銖之利達則憫然自負爲有餘夫孰知遠者之當慮哉道之不明治之不古非人之心有異也蔽於近使然也子自京師還山南經大梁遇趙君古轍於河南翊衛之幕府問其鄉則與予同問其業則儒也亦同旣而與之論古今事淵乎其爲思窅乎其爲言粹乎不見其與道倍也間請名所居城南之草舍予名之曰心遠軒而謂之曰人之所以參配天地超乎萬物之表而獨貴乎宇宙之內者特以是心爲之宰耳人孰無是心也用之得其道則日月不能擅其明山嶽不能擅其高河海不能比其容不善用之則雖有出萬物之資而終不免與萬物同泯可不知所務乎居高位

而處要勢出有車馬而食飫膏粱衆人之所樂也顏子饑餓陋巷不憂其身之賤貧而以舜自望講爲邦之道其用心爲何如而豈同俗淺智之士所能識哉惜夫世之不復見斯人也吾請古轍於千載之上從而師友之克私去欲以復道心之大全博文稽古以究王道之始終會萬世爲一息通四海於一體大行則使昆蟲草木蒙其利窮居則樂之以終身垂之於簡編豈不誠遠矣哉若夫淵明心遠地偏之詩其意固非混乎世俗者所能及予之望古轍則不止是也

懋高記

士之可貴者在節氣不在才智天下未嘗無才智之士而世之亂也恒以用才騁智者馳騫太過釣奇竊名以悅其君卒致無窮之禍而氣節之士未與焉氣節者優蹇可畏而才智

者敏慧可喜喜者易以成功亦易以敗亂欲制禍亂於未萌之先非
得可畏者而任之不可也漢汲長孺與張子布輩皆負氣自
高昌言倨色不少屈抑以取合當世視人君之尊不爲之動
遇事輒面爭其短無所忌此皆流俗所謂戇人也而朝廷恒
倚之以爲重狐鼠之盜矚其進退以爲恭肆彼豈用區區之
才智以服人哉人望而懼之以其節之足尚也國家可使數
十年無材智之士而不可一日無氣節之臣譬彼甘脆之味
雖累時月不食未足爲病而薑桂之和不可斯須無之則人君
無可畏者在其側欲無危敗難矣余少慕古之戇者欲起長
孺子布與之交而不可得則思博交海內之士以觀其所存
謂余爲戇者有矣而慕乎戇者未始或見豈節義之士獨少
於今之時乎抑遇合之術固有不同也今也天子懲近代之

弊立諫諍風厲在位俾得言事誠得戇者出以應其求則治
道可成矣同邑潘君伯理甫年七十餘而以戇名其窩豈慕
長孺輩者乎於其名可從而知其志惜其老而不獲見於用
也然有志者不累乎用舍居乎家行乎鄉與用邦國奚異焉
使長孺子布爲布衣亦將聞於時傳於後其肯泯然與庸衆
人等乎君居其名師其道言論事爲必有卓乎越於世者是
亦余之所慕者也願造君之窩而相與論之

任重齋記

浦陽鄭君其名枋字爲叔車扁其絃誦之室曰任重而徵余
記之余卽其字而告之曰余嘗聞古之車矣其才之美同其
治之工同其廣袤崇卑之制又同故閉戶而攻之旣成而行
於天下轍跡不爽分寸其所任之輕重未嘗大相遠也今

則不然有載一鈞者焉有載十鈞者焉等而至於載百鈞者則以為大車矣其材有美惡也其治有巧拙也其制之厯雜家異而鄉不同或隻其輪或短其轅或不以廂或以人駕牛馬之衡輓而都邑之塗轍跡縱橫如織欲其任重者難矣古之世道德同於上風俗同於下士有不學也學則必法文武周公之道出而施之於位用之於邦國雖不至於聖賢亦不失其為君子其所任者固已重也世衰俗降人自為學家自為教諸子百氏雜然並出學者佞佞無所於歸詭言異行遍海內而人材始萬殊矣故才止乎一邑行或可乎一鄉或事文墨而不閑籌畧或長於治民而不知大體於是賢人君子始不可多見由其自任者輕故也叔車之材良矣家素以孝義聞治又工矣任重之道則在乎法古之制耳古之制莫善

乎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之道莫備於孔子孔子之車以仁義為輪轂以禮樂為蓋軫膏之以詩書澤之以忠恕其動如天其靜如地運行如陰陽周通不窮如鬼神其所任之重者文武周公之道也當其時惟顏會二子能具其制他如七十子之徒雖其才各殊至於轍迹亦一而已蓋自任之道同也斯世之自任者豈無其人乎權術熾而仁義銷矣驕侈作而禮樂壞矣人非不飾其車徒任其私智曲技而不任乎聖人之道猶虛車也今叔車知以重者自任其賢於人豈不多乎雖然任重未易也不宏其中不足以容不堅其志不足以致是道也會子嘗事之矣叔車其慎而則之苟未望於聖人之虛亦庶幾乎賢者之歸

養素齋記

古之君子其遠過於人者非偶然也亦養之有素耳方其身
在草野而惕然有朝廷之憂巍然有聖賢之志蓋其平居凡
接於其身存於其心者皆養也謹於取予交際得失之間以
養其氣習於禮樂政事弓矢馳驟之節以養其才行乎道德
仁義之塗講乎性命陰陽之說以養其德觀於天人事物之
變以養其目聽於琴瑟管絃歌誦之音以養其耳驗於喜怒
嗜好之故以養其情慎於言語動作食息游宴之頃以養其
身其素所養者如此故加之以崇位重任處之以富貴逸樂
迫之以患難賤貧其措之不難也如水之赴海日之暴物貨
殖者之用財鳶飛天而馬行地也其不爲物所動也猶瞽者
之於色聾者之於音其無憂戚怨憤也猶千金之子暫食於
逆旅之家蛟龍之蟄深淵元豹之澤霧雨也蓋其於天下之

事治之已熟故爲之也優於得失用舍之理識之已明故不
以所遇而變宜其過人者遠也後世之士養之既無素居位
則病於爲處下則病於守習聖賢之言而躬庸人之行襲君
子之名而取世俗之譏上常患乎無材下常患乎無師豈其
性之不若哉莫之養而戕之者衆也子求於所知得一士焉
曰金華俞君大有俞君誦五經諸子之書土田僅足以免饑
餒室廬僅足庇風雨布衣敝席人以爲陋而君樂之如處公
卿之位余固疑其有道焉他日以其養素齋告予予於是知
君之果知所養也夫蒙霜雪而不變其色者必非驟長於春
夏者也處貧賤而不失所守者必非僥幸於利祿者也若俞
君之爲其亦近於古之君子乎余故以君子之自養者告之

養素齋記

代太史公作

金華俞君大有敦愿而有禮好古而能文文聲動縉紳間雅不喜自耀深居退處若能遺世者所居之齋題曰養素凡其所爲文亦以養素加之其言曰世道之降也我知之矣雕棖刻楸丹漆黝堊文窗綺疏錦幃繡幄者居室之華也於我乎何加我則土壁而茅簷繩樞而鸞牖匡床席門僅容仰俯以養吾素而已狐袖豹褙烹肥膾腴青紅奪目甘膳淪膚者服食之侈也於我乎何與我則被褐而束韋飯糗而茹藜粗糲淡泊僅禦寒饑以養吾素而已脅肩累足拱手屈膝屏氣卑聲傾歌詭巧者禮儀之繁也我則不能惟知率情任質直躬正色無求於人不忤於物以養吾素而已剽倩掠奇粉句飾辭彩雜章施爲祿之資者辭文之麗也我則不爲言務達志文以適意不求世知惟禮之附以養吾素而已凡是皆皆素

乎外者開闢之初是謂太素風淳氣厚少智寡慮其民師師其俗熙熙故易爲治而善人多也今者巧出僞作風澆氣薄嬰兒設機弄女婦事遊詭賤胥握文法富室擅筆朴訟獄煩滋世道交削然無位於時且弗敢議也天之明德旣虛且靈寂然湛然不撓不撓故能酬應萬化洞照羣情主敬立誠與道合并以其體素也今也聲色以汨之利欲以汙之羞媿以鉢之浮詐以塗之闇昧錯穢敗厥良彝此予之所大懼而不敢不養也彼恃其華我以吾陋彼快其侈我安吾約彼逞其繁我執吾簡彼眩其麗我守吾白去僞存真以全吾之天而反道之樸庶幾立乎兩間而一無媿怍也乎同郡宋濂偉其言高其志避席唯唯書以爲記

守素齋記

天下之事無難易應之於卒然之頃則恒不足發之於固有之末則每有餘古之君子所以大過人者豈特其性質之異哉譬之千仞之木萬金之家其生植蓄積累自歲月而起自毫釐故撓之以疾風迅雷而不爲之變虐之以衰世惡政而不失其常非若拱把之材稗販之富之易爲起滅也以之化人善俗則素有其行以之議大事斷大疑則素有其才以之處乎窮達得喪禍福死生之際則其道德素有以充乎中加之於百僚之上顯融之位則其聲聞素有以服乎人由是而成功名於當世豈不易哉後世之士少之爲學非壯之所用口之所習非躬之所行平居無事講切濯磨以治其業既一反乎古一旦變故出乎其前愕眙相持斂手而不能救甚而冒利以忘義貪生以害仁進則不足於爲退則不良於守治

道衰而人才益下非以古學不修故耶國家深病乎此更科舉學校之法思以振作天下之奇才而用之歷年既久而猶有乏人之歎豈特期用太速而養之無素哉而師儒者與有媿焉漳之龍岩有士曰林先生原亮好古而邃於學以朝命教授於台莊恪有矩度未幾而士習爲變先生欲以身率之扁其退休之齋曰守素以勉學者使知爲學不可無所守自守不可無其素夫隄防素修則不憂水潦之災戎器素飭則不憂疆場之警士君子以其身任當世之重世不我用而才有所遺則其責在人任之以事而無以應之則其責在我使世有受其責者則非士之過矣彼或以吾爲足任而吾之素守不能厭天下之望豈非士之辱哉古之聖賢所以孜孜若不及者以德不素其才不素習則不足以佐天地之道闢開

萬世之治平是以劬躬殫智而不敢自逸今以衆人之資而沒溺於流俗之學務求泛取以爲可應當世之務而無一定可守之成說存乎心不幸出而任人之事幾何其不困且躓乎此先生之所憂而名齋勉學者之意也吾觀乎世之師儒亦多矣以己之昧導人於愚恐人之有知而率之情媮其去先生豈不遠哉於是齋也可以觀先生之有志可以知吾郡之士將有所成且可以見古道之漸可復也烏可以不書

復齋記

天台洪子宦學於河南不歸其鄉者十餘年杞人聞其德業之著也執經而師之滿門洪子好學不懈名其講學之室曰復齋客見而言曰洪子之復將懷歸而欲復其鄉乎抑亦欲復其天性之善乎夫復貴乎不遠不遠則無悔今洪子之去

鄉已遠矣爲日已久矣田園已蕪矣室廬已敝矣昔之相與者已疏少者壯而老者亡雖欲復乎鄉奚從而復之若是則洪子殆欲復其性矣乎夫性受於天者也雖蔽於私而聞於欲義與利之相去非若台與杞之相邈也一念之萌決然舍彼而趨此非若欲行數千里之難也撤其蒙昏而昭昭者存非若去鄉之久而有遺忘也然則復之易莫過於復其性者宜乎洪子以之名其齋也洪子聞之以告方子方子曰子以復其鄉爲果遠而難復其性爲果近而易乎夫舜禹之事功周孔之德業率是性而爲之者也庸衆之蚩蚩儉狡之卑卑失是性而不知復者也自衆人至於聖其相去奚啻萬里而豈止若自杞歸故鄉之難哉子欲歸則具舟車載糗糧越旬月則可至矣欲至乎聖夫豈旬月所能及耶洪子矍然曰復

性之難若是乎方子曰雖然有一焉復有道得其道則易失其道則難使子欲歸乎鄉而不循當之路則終身不能至循其路而怠且息焉則至也不可必誠能不失其路不懈其力以聖人之說爲車智以辨他岐之惑仁以體萬理之全而勇以行之則於復天地之性也何有古之人有由之者顏子是也克已復禮而從事於視聽言動之間得復之道莫尙焉是以復之初九顏子以之今洪子之爲人信而通愿而文於學顏子有其資矣它日復顏子之復而復乎故鄉子或倦遊而歸且將問途焉而泥祀人乎於是洪子謝曰聞其難也可以厲吾氣聞其易也可以果吾志請因以爲吾齋

遺安堂記

孤介之士嚮世自適而以利祿富貴爲致禍之具志於用世

者驚於可欲而以守高不屈爲致窮之術是二者之論皆似也而皆未合乎中道古之君子居乎位者衆矣其子孫食其餘澤大者或爲封君遠者或數十世而不墜豈誠能致禍乎隱居行義苟無歎於心道德信於當時名節垂於將來其後人被服其遺訓卓然自立於天下世未嘗乏也豈果無以遺子孫哉劉景升僭竊於衰亂而欲以區區之勢誇龐公其意固隘矣龐公笑之言曰世人皆遺子孫以危吾獨遺之以安蓋爲景升發也由後世觀之據一州之地智不能取仁不能守身死未幾而雄豪有力者逐其子而奪其位孰若猷猷之安哉龐公之言其取驗也速矣然非所以論出處之際也當景升之時使有高光之才居方伯之位將使天下皆安而況其子孫乎龐公雖賢安得而輕之公之輕景升蓋輕其無定

亂濟民之略而以富貴爲樂也以富貴爲樂而無憂天下之心能保其身則幸矣及其敗亡其子孫欲爲奴隸尙可得乎故無道而富貴者皆龐公之所笑以爲至危者也若夫有道之士則不然其隱也有以淑其家其仕也有以澤乎民故其身無往而不安其子孫無之焉而不食其報吾天台龐參父以公之遠裔而名其所居之堂曰遺安貽書侯城里求子記之或疑參父非隱者而其堂名必襲祖訓殆以隱爲高是未知龐公之意亦未知吾參父之意也欲安其子孫者其要莫大乎爲善無位而爲善其事難而爲功狹有位而爲善言脫乎口而民懷其惠仁發乎身而化行乎俗若決水於崇山而注之澤浩乎其孰能制之世之嗜利行私而不顧者皆未知爲身謀者也奚暇計其子孫之安與否乎參父積學明世務

存耕軒記

以進取爲事而欲遺子孫以安其所存者得先人之意多矣余家興參父之鄉邑比而壤接知龐氏之爲名門也稔矣參父素力於爲善繼自今以後越之東南世厥家聲者又參父所遺之安者哉

古之仕者將以行道後世之仕者非惟道不足以行且播惡於衆此仕所以難也三代之時爲公卿大夫者世其家累數百年而不替豈天獨厚之哉蓋世修其職而善之及物者深遠也自吾有知卽考論前代之故事未嘗見有處大位之子孫能守其富貴而不變者蓋思其故造化者之生人猶天地之產物巨木之下禾黍爲之不滋享太盛者衰必隨之此理所必然志慮之士所以避棄榮利而不敢居者恐善不足以

及物而不利於後也臨海李君惟正自其少時卽以才識見
重於當世嘗有官位旣而棄去居金華讀書學以自娛取賀
水部語名其室曰存耕或勸之仕不應指存耕以示之吾觀
惟正非不能仕者其慮密矣豈世俗所能識乎世俗之吏乘
其位而措取虐斂惟恐不足此其爲身謀則可矣其如子孫
何哉彼之志非不知其不善特以天道幽遠不可徵也而爲
之而不知卒不能免也惟正棄可必得之位而與細民伍猶
宜黍之地休而不畊則已耕必致數倍之穡李氏子孫其有
富者乎吾將於是觀報施之道焉

娛靜樓記

台人謂山川環複之地爲奧去甯海西北五十里曰埋輿地
之尤秀美者也張氏世家其間其土深以腴泉甘而不涸其

民敦厚無華力作畏訟以食勞自足爲常而張氏子孫多習
禮好學衣冠有制言語有則不與恒民等故縣言聞家推張
氏與余交者元望質而通和而直善士也余因元望益信其
家之多賢今年余友郭士淵與余言元望之兄懷濟作樓以
據溪山之勝率昆弟講學其上名之曰娛靜願得予記之予
因士淵而愈知張氏之賢有所自也天下非無才也而恒病
乎不學學者非少也而恒患乎不知道使有才者皆明乎道
天下有不足治況於家乎三代以還三者不能相兼謀略事
功者流而爲詐居正蹈義者不良於爲凡以學不知道故也
智可以綜萬物之變而不詭義可以拯生民之厄而不伐舍
則弛用則張不以貴富動其心者其惟諸葛孔明乎孔明學
術不知其所承傳然豪傑之士得於天者固不待聞於人而

後知也。孔明嘗謂學必本乎靜，才必成於學。其言得聖賢之意，蓋其所至深矣。懷濟之有取乎靜，豈亦以此乎？天地之初，事物之始，性情之中，靜也。而未嘗不動也。憧憧然出入與日俱至者，動也。而未嘗不靜也。復乎往乎而孰爲之宰乎？盈乎縮乎而孰司其始乎？是道也。吾與懷濟終日由之而不思其故，可乎？世之慕孔明者衆矣，求諸外而不求諸內，雖盡孔明之所能者而學之，亦妄而已。苟得其內，則聖賢可幾矣。於孔明乎？何有吾邑固多異人焉。知無慕孔明者乎？懷濟兄弟知所向，皆有長才，不在其身，將在其所友。懷濟其陰試之，聞予言而抱膝長嘯者，必其人也。

觀海樓記

中國之地南至吳越而盡，吳越之東南際海而窮，甯海陳君

與文所居直海濱，因作樓以據高爽，臨溟渤，暇日登覽，以舒憂娛情，甚自適也。已而坐微法，謫蜀江上，思其故鄉，不置。蜀人與之遊者，多爲賦觀海之詩，與文間持以歸，屬其所親善者，語余曰：子居亦並大海，知海者宜莫如子，請爲記之。嗟乎！人之與人同也，余與與文皆越人，又同也。然與文之所存，吾不能知，況無涯之海，余何自而知之？何從而言之乎？雖然，由其異者而觀之，則人之與我不能以相合，由其同者而觀之，則萬物可視爲一身。苟欲觀海之形，其茫洋瀾漫，浮天地，浴日月，抗陰陽，以侔大，儼古今，以爲壽者，豈不能測其數？海若不能述其概，莊周不能盡其辭，苟識其理，則浮漚流沫，舉足爲學者，師吾試與與文觀海於形質之表，可乎？彼其倏焉而盈忽焉而涸，進退消長，與時升降者，能知其故，以處貴賤

富貧榮辱禍福之際則可以忘得喪捐憂喜浩然而無疑夫
彼之無所不下以成其深者能以之爲法則可以自卑而下
人以成其德彼之兼容汎受不擇細大暴以久旱而不減灌
以洪流而不加者能因之以廓吾之量則可以容衆養人臨
大事遇大變而不惑於其摩盪涵浸之勢可以作吾氣於其
恬波怒濤開闔變化之態可以發吾文於其生育濡載之利
可以推吾仁是則得於觀海者亦多矣與文之居斯樓也其
亦有同焉否乎吾聞蜀人稱與文處憂如平時無幾微見於
顏色此其於海也殆有得矣斯可記也若曰燕安之餘爲一
室以自快於山阻海濞飲食游觀而恣其般樂嘯傲以逸其
身此直庸衆人之事余焉敢爲與文願哉

貯清軒記

清氣之在天地間得其純全之會則爲聖賢人得其澆駁之
餘則爲庸衆人以庸衆而視聖賢之資疑乎有高下懸絕若
終不可以企及然而聖賢未嘗以庸衆限人而不使其入於
清明之域者蓋以五性在人猶水之在於器器有汙潔而水
之清初非以汙潔而加損也聖賢之於性譬若以至潔之器
受水而恒以靜居之故其爲水也可以鑑秋毫而察眉睫衆
人譬以汙器受水而又動消之則水始有渾濁而不足以自
鑑矣故善學者積澄瀘之功以變其渾濁而反乎至清則衆
人可爲聖賢人亦理然也今夫靜閒之中觀乎雲霞之卷舒
星辰之森列入乎山澤而玩夫泉石之秀潔松竹之高茂其
心未始不有翛然出塵之意及乎事變之陳於前利害之交
激吉凶之採錯向之翛然者則已填雜穢汙化爲泥塵而不

自知謂之善學不可也余嘗行乎四方絕江沂淮以達於河
濟舟人取水以給炊釜得其清者固已不煩澄濾而自足得
其濁者則置之一器以俟其清然後用向使怒其濁者而棄
遺之又烏能知水之性而盡水之用也哉吾是以悟聖賢之
於衆人亦舟人視濁水若也天下之水本清而至於不清者
非水之罪也人之性本善而至於不善者非性之罪也臨海
留賢里澄溪修竹之間有屋翼然臨於方池之上者包氏之
貯清軒也軒之處士曰仲游使余記貯清之意余謂環軒之
水泉草木可以娛耳目而寓散悶者衆皆知其爲清而清自
我出不必爲包君道也存乎方寸之間使得乎天者泓渟洞
澈可以酬酢萬物而不爲物所消包君安可不聞此道邪余
受氣甚濁竊有志於聖賢之學患朋類少不足以反乎至清

包君方肆意於山澤有室可居有書可讀苟許余爲忘年交
尙相與講之

菊趣軒記

人之嗜乎物者必有樂乎物樂焉而弗厭非深有得乎物之
趣者不能也好權者之於位慕利者之於財竭思慮殫歲年
孜孜求之而不止彼其爲趣亦有所樂矣而曠達之士以爲
非孟嘉之於酒阮孚之於屐支遁之於馬舉世之所向者不
足以易其好其所得之趣亦可謂深矣而高潔之士未免以
其所樂者爲累蓋人之心不可繫於一物苟有所繫而不能
釋雖逸少之於書元凱之於左傳李賀賈島之於詩當其趣
之自得以爲雖萬物莫能易及其流於玩物而喪其天趣則
與好世俗之微物者無以異惟君子之知道者則不然在我

之天趣可以會乎物之趣已有以自樂而不資物以爲樂召
公之卷阿曾點之舞雩是曷嘗有聲色臭味之可以適乎情
而快乎體哉縱目之頃悠然有會乎心忘已以觀物忘物以
觀道凡有形乎兩間者皆吾樂也皆有趣也而吾心未嘗留
滯於一物也夫是之謂得乎天趣後之士知聖賢君子之樂
者蓋有矣吾嘗於陶淵明有取焉淵明好琴而琴無絃曰但
得琴中趣雖無音可也嗟乎琴之樂於衆人者以其音耳淵
明并其絃而忘之此豈玩於物而待於外者哉蓋必如是而
後可以爲善用物會稽張公思齊氣清而志美好學有長才
少喜淵明之爲人營別業於玉芝山中種菊釀秫名其居爲
菊趣軒及遇聖天子擢爲陝西布政司左叅政去林壑而處
公署之崇嚴觀園林之觀麗無復隱居之遺矣猶揭菊趣之

名不變或者疑之予以爲琴而無絃猶不害淵明琴中之趣
公苟得菊之趣豈間身之隱顯與菊之有無哉菊之爲物揚
英發秀於風霜凜凜之際有類乎盛德之士不爲時俗所變
服之可以引年於澤物濟世之功又有類焉公之趣誠有得
乎此處富貴而弗盈臨事變而不懼御繁劇而不亂推其所
得者於政使數千里之民樂生循禮躋乎仁壽之域則公之
樂果有出於菊之外者矣夫樂止夫物之內者其樂淺樂超
乎物之表者其樂深淵明之屬意於菊其意不在菊也寓菊
以舒其情耳樂乎物而不玩物故其樂全得乎物之趣而不
損已之天趣故其用周嘗試登公之軒誦淵明之遺言而縱
談古人之所樂則夫淵明之趣果屬之公乎屬之我乎尚幸
有以語我哉

臨海縣知縣黃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向芳

訓導李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程

府學生陳縝葉珖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戴濟之

黃巖縣學生孫思光牟汝鈞校對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六終後學婁邑張朝機謹校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七

南京揀江都御史嘉善丁賓 南京翰林院孔目仁和錢養庶 全校

南京鴻臚寺卿歸安錢世完 南京禮部司務仁和羅大冠 全校

南京掌翰林院諭德餘姚孫如游訂監 後 學 上元姚履旋參閱

十九世裔孫方永祥重刊

記

柳氏譜記

柳氏浦江著姓也鑄始遷祖也師顏其字河東其遷所自也建炎初其遷之時也瀚字宗海鑄子也森字林彬字子均瀚子也森之子何監字元潔蘊字元積也監生二子禪也祐也禪生子圓慶圓夫而慶子斷不繼也祐子與某步亦不繼也彬之子何溫也溫之子福福子周用用無子而周